範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五

墓誌

墓表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段君墓表

墓誌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甞經略陜西知君最爲詳惧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逺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

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保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

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
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
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
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
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
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
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
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督
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令翰林承旨王公

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
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
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
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
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
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
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
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

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

誘吾屬羌羌愛其類易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

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按邊之利

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

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

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

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酋奴訛者倔強自處未

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

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蹵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諠呼曰令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

歸者半晝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乞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敎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舉

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士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

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胥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子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胥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劬細胥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

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眞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

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遐郊禮乃出君曰逆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隋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

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
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
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内爲之助獄成流竇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
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
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
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
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事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貲産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曁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詮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謂三班奉職皆有立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

敎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歳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歿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維連泰三州從事在泰日予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

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
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爲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
后晚年未還政閒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暨明肅
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司諫君
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
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
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
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
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

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予時爲環慶路經略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爲三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兵多沒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

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陜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略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

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罪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恐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

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賵賻禮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於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

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毁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爲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寛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雪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

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為之記君樂於為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論弗摧主略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為臣不易名以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

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

張君墓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棄弗猒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

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别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

戎策以進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
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
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
稱時予經略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
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
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
亡者千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
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

本道經略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
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略使龎公籍思
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
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
代龎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
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
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
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
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

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柰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佖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禄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聞丁光禄憂朝廷録光禄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

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
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
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
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
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旋以疾
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
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
辛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
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

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余余天禧初為譙之從事光禄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余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余益愛焉君既禄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

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爲多焉小人之爲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爲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柰何如川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爲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温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

末爲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
祖諱某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
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
歸皇朝歷眞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
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
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
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
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
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

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爲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旣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爲城用甓以傅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成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

之間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饑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

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
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
官爲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
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
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
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皐所入日爲雞黍之
具故貧而常樂賙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
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
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

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沿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敎之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

後其昌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與霸者之爲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䴉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

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爲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埽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淸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旣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鄉村國士不爲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爲邦家光吾搢紳先生宜

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
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
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
數著乎命或脩而壽或速而妖顏子其猶病諸
吾友人王君賢而妖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
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刑臺之督郵祖楷
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袞太子右賛善大夫妣秦

氏封太原縣君賛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公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髙復起家就禄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孰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寳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閒開樽鳴

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翠萬疊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羣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满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容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毆中

丞致仕母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焉構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賫其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

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㴉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略西事遇君之長子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竒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禄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澼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

次曰覽曰覲曰覿尚幼俱嗣其業一女適孫周道早卒噫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月下倚髙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

于陳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
封人也曾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
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録事參軍累贈
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
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
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
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
轉運使薦之改著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

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修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祿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國還爲兩浙

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爲天下之最孜孜利病
無弊不革朝廷奬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
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
陝府駙馬都尉同平章事柴宗慶不法朝議直
之俄命以本官兼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
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壓人盈萬數天子怵然
命君爲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一不至遷工
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戎叛
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爲龍

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黃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回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閤論事見端人之風焉三爲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君在

南海予方經略陝西嘗薦君可任邊要朝廷纔
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
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
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顏子非壽清德自久伯
道何嗣令名爲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五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六

墓表

書碑陰

表

墓表

贈太理寺丞蔡君墓表

緱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甞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葢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爲萊之膠水令有惠愛君官九載不得去旣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已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爲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跼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遊至江

西胡氏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為樂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萬請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爲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慙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

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孝慈孝故參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己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弈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廕補報君之德也弈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敘郊祀恩

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爲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延昌相與爲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

王君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扆有

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叅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爲筒導入于城復五里

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爲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寛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連時爲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廼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鈌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

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粮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
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
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爲有詣外臺乞還
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寃狀父徙子黥君雪除之
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
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
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
慶曆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
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

史往究其事以君爲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爲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鬬地以爲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硋鈐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奬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

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
者夷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夷人大悦謂之曰
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
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塼爲
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
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
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
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
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

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秘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霈修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琡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於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

無咎既及于民復歸於神葬之冢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曆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貎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蘊之所建也已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横大掠南至于

河乗氷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爲淄州兵馬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曁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劒作色曰柰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縣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

生二子長曰揆今爲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判王府記室叅軍次曰撥今爲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隂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爲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覩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隂德之助哉故書之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則言今月日奉勑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祗膺寵命伏積震兢臣則中謝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爲晝繡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參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

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暮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敭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敘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爲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臣無任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勑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

劄句當者獻言罪大輙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寛迴回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爲郡甚榮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羣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兢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奬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揺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

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與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攖雷霆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

罪乃立飛鷰飛鷰姊妹妒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缺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爲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揺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差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宫暫絶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負朝

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
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
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
日愼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況
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闕
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
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黃將安可久之基必杜
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旣竭一心豈逃
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

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
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緜舊藥術鮮功喘息
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鑑不投遐遠之方
抱疾于兹爲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
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
金石之心臣無任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

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

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秘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閨籍升華恥汩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唯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

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絶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需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闢圖書之府切觑於深嚴践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造清曹仍居舊治輝燦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勑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己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

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上削內朝之職仍分外
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
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爲郡楝優優
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
訓無負天心臣無任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
未嘗聞達高明之鑑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
起家孤平蒙上奬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

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為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

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兹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濅昌濅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揔擥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慘舒而自我物榮悴

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回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茁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鏗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

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繄懦品可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之衝要歷大臣之鎭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敵中移節於京兆斯爲劇任曷在匪人況

經侵軼之虞彌輯綏之政宿兵既盛爲地可
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
自薦老臣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
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
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
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心仍掩襲於邊落大軍
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偶符睿筭所期克勝
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久戢
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

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徵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因敢遜避而力少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

於禍以貽厥羞伏蒙　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荅高明之私臣無任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

儒素靡學孫吳之法恥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搔動之際起臣貶所特加奬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内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爲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僞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

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闕下請朝
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
荅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爲款好以
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爲得計此不可
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
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僞立便發遣出界
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回去仍諭與本
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
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

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閒或可招納臣方
令韓周等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
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況
奉朝旨許臣示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
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禀承則於臣爲恥於朝廷
無損及韓周等回且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
叩頭爲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
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爲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
其回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

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謄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抉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爲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爲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邀求數

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令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元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弈將收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令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當振皇威大加討伐

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緩而圖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諭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惕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爲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任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

沈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軍
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
臣賦性本蒙戇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
輙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智言必取
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
黷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今抱
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僥幸帶茲近職深
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
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朝例

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隨郢均汝之閒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瘉雖貪冒微禄詎逃識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臣無任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六